

故事一百種

岳飛報恩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1-13

78

X57.61
119.3
173



岳飛報恩

話說：岳飛和湯懷、王貴、張顯、牛皋四人，投汴京考試武狀元。不料奸臣張邦昌、王鐸等私受賄賂，決意要把武狀元給與小梁王柴桂，因此岳飛把小梁王挑死。當下張邦昌要岳飛抵罪，幸而宗澤作主，把岳飛放了，岳飛纔得脫身而走。張邦昌回朝，劾奏一本，宗澤奉旨削職，宗澤倒並不在意。及回到府中，聞岳飛等已經出城回去，遂立刻吩咐家將道：「快到裏邊，擡了我的卷箱出來，同我前去追趕。」家將道：「他們已經去遠了，大老爺何故要趕他？」宗爺道：「爾等那裏曉得？昔日蕭何月下追賢，成就了漢家四百年天下。今岳飛之才，勝於韓信；况國家用人之際，豈可失此



棟梁？故要趕上他，吩咐他幾句話。」當時家將忙去把卷箱擡出來，宗爺又取些銀兩，帶領着衆從人，一路趕來。

且說岳大爺等出了城門，加鞭拍馬，急急而行。牛臯道：「到了此處，還怕他怎的？要如此忙忙急急的走。」岳爺道：「兄弟你有所不知，方纔那奸臣怎肯輕放了我，只因宗恩師作主，衆人喧嚷，恐有不測，將我放了。我們若不急走，偷那奸賊，又生出別端來，再有意外之虞，豈不悔之晚矣？」衆人齊聲道：「大哥說得不差，我們快走的是。」一路說，一路行，不多時，早已太陽西下，月兒東升。

衆人乘着月色，離城將有二十餘里遠近，忽聽得後面馬嘶人喊，追風般趕來。岳大爺道：「如何？後面必是梁王的家將們，追

將來了。」王貴道：「哥哥，我們不要行，等他來，索性叫他做個斷根絕命罷。」牛臯道：「衆哥哥們不要慌，我們都轉去，殺進城去，先把奸臣殺了，奪了汴京，岳大哥就做了皇帝，我們四個都做了大將軍，豈不是好？還要受他們什麼呆氣？還要考什麼武狀元？」岳大爺喝道：「胡說！你還敢是瘋子麼？快閉了嘴！」牛臯硬著嘴道：「就不開口，等他們兵馬趕來時，手也不要動，伸長了頸脖子，等他砍了就是！」湯懷道：「牛兄弟，你忙做什麼？我們且勒住了馬，停一停，不要走；看他們來時，文來文對，武來武對，終不然，難道怕了他麼？」

正說間，只見一騎馬如飛般跑來，大叫道：「岳相公慢行，宗大老爺來了！」岳大爺道：「原來是恩師趕來，不知何故？」不多

時，只見宗爺引了從人趕來；衆兄弟連忙下馬，迎上馬來，跪拜於地。宗澤連忙下馬，雙手扶起。岳爺道：「門生等蒙恩師救命之恩，未能報答，今因逃命之急，故此不及面辭。不知恩師趕來有何吩咐？」宗爺道：「因爲你們之事，被張邦昌等劾奏一本，降下聖旨，將老夫削職閒居，因此特來一會。」衆人聽了，再三請罪，甚覺不安。宗爺道：「賢契們不必介懷，只恐朝廷放我不下，如果真箇許我休官，老夫倒得箇安閒自在。」遂問家將：「此處可有什麼所在，借他一宿？」家將稟道：「前去不下半里，乃是諫議李大爺的花園，可以借宿的。」宗爺聽說，便同衆人上馬前行。

不多路，已到花園。園公出來跪接。宗大爺同小弟兄等一齊下馬，進入園中，到花廳坐下。就問園公道：「我們都是空腹，此地

可有地方備辦酒餚麼？」園公道：「此去一里多路，就是昭豐鎮——有名的大市鎮——隨你要買什麼東西，也有廚司替人整備。」宗爺就命親隨，帶了銀兩，速到鎮上去購辦酒餚，就帶個廚司來整備。一面叫人擡過卷箱來，交與岳飛說道：「老夫無甚物件，只有一副盔甲衣袍，贈與賢契，以表老夫薄意。」岳大爺正少的是盔甲，不覺大喜，叩頭謝了。宗爺又道：「賢契們，目下雖是功名不遂，日後自有騰達；不可就此灰了心。倘若奸臣敗露，老夫必當申奏朝廷，力保賢契們重用。那時如魚得水，自然日近天顏。如今且回家去侍奉父母，盡個孝字。文章武藝，亦須時時講論；不可因不遇便荒疏了，誤了終身大事。」衆弟兄齊聲應道：「大老爺這般教訓，門生等敢不努力！」說話未了，酒筵已備就送來，擺了

六席。衆人告過坐，一齊坐定。自有從人伏侍斟酒，共談時事，並講論些兵法。

那王貴牛臯，是坐在下席；他自五鼓吃了飯，在校場守了這一日，直到此處，肚中正是飢餓。見了這些酒餚，也不聽他們談天說地，好似渴龍見水，如狼似虎的吃個精光，方纔住手。不道那廚司因晚了，手忙腳亂，菜蔬內多下了些鹽，這兩個吃得嘴鹹了，只管討茶吃。那茶夫叫道：『夥計，你看不出上邊幾席，斯斯文文的，這兩席上的二位，粗粗蠢蠢，不是個吃細茶的人。你只管把小杯熱茶送去，不討好；你且把那大碗的冷茶送上去，包管合式。』那人聽了，真個把一大碗冷茶送將上去。王貴好不快活，一連吃了五六碗，說道：『好爽快！』方纔住了手。重新再飲。說說笑笑，不覺

天色黎明，岳大爺等拜別了宗爺，宗爺又叫從人，「把那騎來的牲口，讓一匹與岳大爺，馱了卷箱。」岳大爺又謝了，辭別上路而行。

這裏宗爺亦帶領從人回城，不表。

再說岳大爺等五人，一路走，一路在馬上說起宗澤的恩義：「真是難得！爲了我們反累他削了職，不知在何日方能報他！」正說間，忽然王貴在馬上大叫一聲，跌下馬來；頃刻間，面如土色，牙關緊閉，衆皆大驚，連忙下馬來，扶的扶，叫的叫，嚇得岳大爺大哭，叫道：「賢弟呀！你得如此，快些甦醒！」連叫數聲，總不見答應。岳大爺哭聲：「賢弟呀！你功名未遂，空手歸鄉，已是不幸；若再有三長四短，叫爲兄的回去，怎生見你令尊令堂之面？」說罷，又痛

哭不止。衆人也各慌張。牛鼻道：「你們不知王家哥哥原沒有病的，想是昨夜吃了些東西，灌下幾碗冷茶，肚裏發起脹來；待我來替他醫醫看。便將手去王貴肚皮上，揉了一會，只聽得王貴肚裏邊，暗碌碌的，猶如雷鳴一般，響了一會，忽然放了許多臭水出來；再揉幾揉，竟撒出糞來，臭不可當。王貴微微甦醒，呻吟不絕。衆人忙將衣服與他換了。岳大爺道：「我們且在此暫息片時；湯兄弟可先到昭豐鎮上去，端正了安歇地方，以便調治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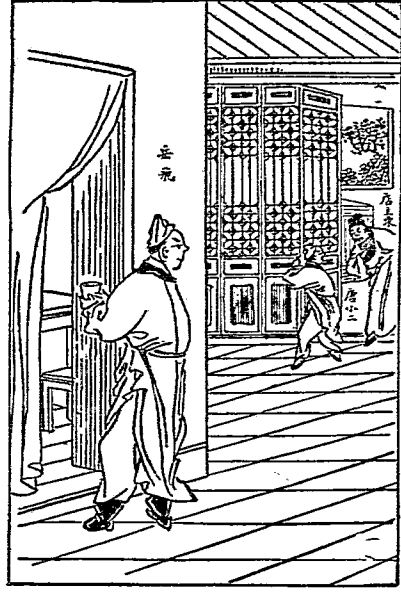
湯懷答應上馬，來到鎮上，但見人煙熱鬧，有幾個客店，挂著燈籠。左首一邊店主人，看見湯懷在馬上東張西望，便上前招接道：「客官莫非投宿麼？」湯懷便跳下馬來，把手一拱道：「請問店主貴姓？」店主道：「小人姓方，這裏昭豐鎮上有名的方老

實從不欺人的。」湯懷道：「我們有弟兄五個，是進武場的，因有一個兄弟，傷了些風寒，不能行走，要借歇幾天，養病好了方去，可



使得麼？」方老實道：「小人開的是歇店，便又何妨？家裏儘有乾淨的屋，只管請來就是。若是要請太醫，我這鎮上也有，不必進城去請的。」湯懷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去邀了同來。」遂上馬回轉，與衆兄弟說了，便攙扶了王貴上馬，慢慢的行到鎮上，在方家客寓住下。當日就煩方老實去請了個醫生來看。醫生說是飲食傷脾，又感了些寒氣，只要散寒消食，不妨事，就

可好的。遂撮了兩服煎劑。岳大爺封了一錢銀子謝了，太醫自去。衆弟兄等就安心歇下調理王貴。



却說這時太行山

盜首金刀王善，差人探聽梁王被岳飛挑死，聖旨將宗澤削職歸農，停止武場；遂傳集了諸將軍師，並一衆嘍囉，便開言道：『目今奸臣當道，軍士離心；又幸宗澤削職，朝中別無能人。我欲趁此機會興兵入汴，奪取宋室江山。你等以為如何？』當下軍師田奇，便道：『當今

軍士離心；又幸宗澤削職，朝中別無能人。我欲趁此機會興兵入汴，奪取宋室江山。你等以為如何？』當下軍師田奇，便道：『當今

皇帝，因大興土木，萬民愁怨，捨賢用奸，文武不和。趁此時守防懈



阻。看看來到南薰門外，離城五十里，放礮安營。這裏守城將士聞報，好不慌張。忙把各城門緊閉，添兵守護；一面入朝啓奏。徽宗皇

怠，正好興兵，不要錯過了。『王善大喜，當時就點馬保爲先鋒，偏將何六何七等帶領人馬三萬，扮做官兵模樣，分作三隊，先期起行，自同田奇等，率領大兵隨後。一路往汴京進發，並無攔

帝忙登金鑾大殿，宣集衆公卿，降旨道：「今有太行山賊寇，興兵犯闕，卿等何人領兵退賊？」當下衆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並無一人答應。徽宗大怒，便向張邦昌道：「古言：『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朝。』卿等受國家培養多年，今當賊寇臨城，並無一人建策退兵，不辜負國家數百年養士之恩麼？」語聲未絕，只見班部中閃出一位諫議大夫，出班奏道：「臣李綱啓奏陛下：王善兵強將勇，久蓄異心，只因畏懼宗澤，故爾不敢猖獗。今若要退賊軍，須得復召宗澤領兵，方保無虞。」聖上准奏。傳旨就命李綱宣召宗澤入朝，領兵剿賊。

李綱領旨出朝，就到宗澤府中來。早有公子宗方出來迎接。李綱道：「令尊現在何處，不來接旨？」公子道：「家父臥病在牀，

不能接旨，罪該萬死！」李綱道：「令尊不知害的什麼病證？如今卻在何處？」公子道：「自從鬧了武場，受了驚恐，回來染了怔忡之證，如今臥在書房中。」李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將這聖旨供在中堂，煩引老夫到書房，去看看令尊如何？」公子道：「只是勞動老伯不當。」李綱道：「好說。」當時公子宗方，便引了李綱來到書房門首。只聽得裏邊鼾聲如雷，李綱道：「幸是我來，若是別人來，又道是欺君了。」公子道：「實是真病，並非假作。」說未了，只聽得宗澤叫道：「好好賊呀！」翻身復睡。李綱道：「令尊既是真病，待我覆了旨罷。」抽身出來，公子送出大門。

李綱回至朝中，俯伏奏道：「宗澤有病，不能領旨。」徽宗道：「宗澤害何病證，可即着太醫院前去醫治。」李綱奏道：「宗澤

之病，因前日鬧了武場，受了驚恐，削了官職，憤恨填胸，得了怔忡之證，恐藥石一時不能療治。臣見他夢中大罵奸臣，此乃他的心病，必須心藥醫治。若萬歲降旨，將奸臣拿下，則宗澤之病，便不藥自愈了。徽宗便問：『誰是奸臣？』李綱方欲啓奏，只見張邦昌俯伏奏道：『兵部尙書王鐸，乃是奸臣。』朝廷准奏。卽傳旨將王鐸拿下，交與刑部監禁。讀者，你道張邦昌爲甚反奏王鐸，將他拿下？要曉得奸臣是要有才情的方做得。他恐李綱奏出他三個一連拿下，便難挽回了。今他先奏，把王鐸拿下，放在天牢內，尋個機會，就可救他出來的。李綱想道：『這個奸賊，卻也知竅也罷，諒他也改悔前非了。』遂辭駕出朝，再往宗澤府中來。這裏宗澤見李綱覆命，慌忙差人打聽動靜，早已報知，朝廷現將王鐸拿下天

牢。今李綱復來宣召。只得出來接旨。到大廳上。李綱將張邦昌先奏拿下王鐸之事。一一說知。宗澤道：『只是太便宜了這奸賊。』兩人遂一同出了府門。入朝見駕。朝廷即復了宗澤原職。領兵出城退賊。張邦昌奏道：『王善烏合之衆。陛下只消發兵五千與宗澤前去。便可成功。』朝廷准奏。命兵部發兵五千與宗澤。速去退賊。宗澤再要奏時。朝廷已退朝進宮去了。只得退出朝門。向李綱道：『打虎不着。反被虎傷。』如何是好？李綱道：『如今事已至此。老元戎且請先領兵前去。待我明日再奏聖上。添兵接應便了。』當時二人辭別。各自回府。

到了次日。宗爺到校場中。點齊人馬。帶領公子宗方一同出城。來到牟駝岡。望見賊兵約有四五萬。因想：『我兵只有五千。怎

能敵得他過？」便傳令將兵馬齊上牟駝岡上紮營。宗方稟道：「賊兵衆多，我兵甚少，今父親傳令於岡上安營，偷賊兵將岡圍困，如何解救？」宗澤拭淚道：「我兒，爲父的豈不知天時地利？奈我被奸臣加害，料想五千人馬，怎能殺退這四五萬嘍囉？如今紮營於此，我兒好生固守，待爲父的單槍獨馬，殺入賊營。若得僥倖殺敗賊兵，我兒卽率兵下岡助陣；倘爲父的不能取勝，死於陣內，以報國恩，我兒可卽領兵回城，保你母親家眷回歸故鄉，不得留戀京城。」吩咐已畢，卽匹馬單槍出本營，要去獨踰金刀王善的營盤。這宗方平日間，最是愛惜軍士的，衆人見他要單槍獨騎去踰賊營，就有那隨征的千總，遊擊，百戶隊長，一齊攔住馬前道：「大老爺要往那裏去？那賊兵勢大，豈可輕身以蹈虎穴？卽使要去，小



岳飛報恩

將們自然效死相隨，豈有讓大老爺一人獨去之理？」宗澤道：「我豈不知賊兵衆盛？就帶你們同去，亦無濟於事，不若捨吾一命，保全爾等罷。」衆軍士再三苦勸，宗爺那裏肯聽，遂一馬衝入賊營，大叫一聲：「賊兵當我者死！避我者生！看宗爺來踹營也！」

這些衆嘍囉聽見，擡頭看時，但見宗老爺——頭帶鐵幘頭，身披烏油鎧，內襯阜羅袍，手下烏騅馬，手提鐵桿槍，面如鍋底樣，半臉白鬚鬚，好似天神降。

那宗老爺把槍擺一擺，殺進營來，人逢人倒，馬遇馬傷。衆嘍囉那裏抵擋忙住？慌得

報進中營道：『啓大王：不好了！今有宗澤單槍匹馬，踹進營來，十分利害，無人抵擋，請大王定奪。』王善心中想道：『那宗澤乃宋朝名將，又是忠臣，今單殺身進營來，必然是被奸臣算計，萬不得已，故此拚命。孤家若得此人歸順，何愁江山不得到手？』就命大小三軍：『速出迎敵；只要生擒活捉，不許傷他性命！』衆將答應一聲：『得令！』就將宗澤老爺圍裏攏來，大叫：『宗澤，此時不下馬，更待何時？』一面喊，一面把宗爺圍在垓心。

卻說這時昭豐鎮上，王貴病體略好，想要喝茶；岳大爺叫：『湯懷兄弟，你可到外邊去，與主人家討一杯茶，與王兄弟吃。』湯懷答應一聲，走到外邊來，連叫了幾聲，並沒有人答應。只得自己到爐子邊去，搗了一會，等得滾了，泡了一碗茶。方欲轉身，只聽得

推門響，湯懷回頭看時，却是店主人同著小二兩個，慌慌張張的進來。湯懷道：『你們那裏去了？使我叫了這半天，也不見個人影兒。』店主人道：『正要與相公說：今有太行山大盜起兵來搶都城，若是破了城池，到也罷了，倘若被官兵殺敗了，轉來就要逢村搶村，遇鎮搶鎮，受他的累。因此我們去打聽打聽消息，倘若風色不好，我們這裏鎮上人家，都要搬到鄉間去躲避；相公們是客邊，也要收拾收拾，早些回府的妙。』湯懷道：『原來有這等事，不妨的，那些強盜若曉得我們在此，決不敢來的；恐怕曉得了，還要來納些進奉，送些盤纏來與我們哩。』這店小二弩著嘴道：『霹靂般的事，這相公還講著沒氣力的閒話。』湯懷笑了一笑，自拿了茶走進來，遞與王貴吃了。

岳大爺便問：『湯兄弟，你去取茶，怎去了這許多時？』王兄弟等著吃，等得他心焦。『湯懷便將店主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岳大爺便叫店主人進來，問道：『你方纔這些話，是真是假？恐怕還是訛傳？』店主人道：『千真萬確。朝廷已差官往前去征剿了。』岳大爺道：『既如此，煩你與我快去做起飯來。』店主人只道他們要吃了飯起身回去，連忙答應了一聲，如飛往外邊去做飯。

岳大爺對衆兄弟道：『我想朝廷差官領兵，必然是恩師宗大人。』湯懷道：『哥哥何以見得？』岳大爺道：『朝廷俱是奸臣，貪生怕死的，那裏肯衝鋒打仗？只有宗大人肯實心爲國的。依愚兄主意，留牛兄弟在此相伴，王兄弟，我同着二位兄弟，前去打探看。若是恩師，便助他一臂；若不是，回來也不遲。』湯張二人聽了，

好不歡喜。牛臯就叫將起來道：『王哥哥的病已好了，留我在此做什麼？』岳大爺道：『雖然好了，沒有個獨自丟他一個在此的，爲兄的前去相助恩師，只當與賢弟同去一樣。』牛臯再要開言，王貴將手暗暗的在牛臯腿上捻了一把。牛臯便道：『什麼一樣不一樣，不要我去就罷。』

正說之間，店小二送進飯來；王貴本不吃飯，牛臯賭氣也不吃。三個人吃了飯，各自披掛了，提著兵器出店門上馬而去。這裏牛臯便問：『王哥哥，你方纔捻我一把，做什麼？』王貴道：『你這獸子！大哥既不要你去，說也徒然。你曉得我爲何生起病來？』牛臯道：『我不曉得。』王貴道：『我對你說了罷；只因我那日在教場中，不曾殺得一個人，故此生出病來。你不聽，如今太行山賊寇，

去搶奪京城，必然人多在那裏；我撿你這一把，叫你等他三個先去，我和你隨後趕去，不要叫大哥曉得，殺他一個暢快。只當是我病後，吃一料大補藥，自然全好了。你道我該去不該去。」牛臯拍手道：「該去該去！」於是二人把飯來吃了，披掛端正，託店主人照應行李：「我們去殺退了賊兵就來。」出門上馬，提著兵器，亦望南薰門而來。

且說岳大爺三人，先到牟駝岡，擡頭觀看，果然是宗澤的旗號。岳大爺叫聲：「哎喲！恩師精通兵法的，怎麼紮營在岡上？此乃不祥之兆，我們且上岡去，看是如何。」三人乘馬上岡。早有小校報知李公子下岡相迎，接進營中。岳大爺便問：「令尊大人素練兵術，精通陣法，卻爲何結營險地？偷被賊兵困絕汲水運糧之道，

如何是好？」宗方淚流兩頰，便道：「被奸臣陷害，不肯發兵；老父



弟可從左邊殺進，張兄弟可從右邊殺進，愚兄從中央衝入，如有那個先見恩師的，卽算頭功。」湯懷道：「大哥，你看，這許多賊兵，

滿拚一死，以報朝廷；故爾駐兵於此，匹馬單槍，已蹣入賊營去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公子可速爲接應！待愚弟兄下去，殺入賊營內，救出恩師便了。」便叫：「湯兄

一時那裏殺得盡？岳大爺道：「賢弟，我和你只要擒拿賊首，救出恩師，以酬素志，何必慮那賊兵之多寡？」二人便道：「大哥說得是。」

他們三人便吼了一聲，奮勇前進，湯懷舞動這管爛銀槍，從左邊殺進營中，那些嘍囉，怎能抵擋得住？這張顯把手中鈎連槍擺開，從右邊殺進去，橫衝直撞，殺得嘍囉馬仰人翻，神號鬼哭。那岳大爺——頭帶著爛銀盔，身披著鎖子甲，銀鬃馬，正似白龍戲水；瀝泉槍，猶如風舞梨花。渾身雪白，遍體銀裝。馬似掀天獅子，人如立地金剛。槍來處，人人喪命；馬到時，個個身亡。到了營中，大叫：「岳飛來也！」

這時宗爺被衆賊困在中央，殺得氣喘不住；但聽得那些賊

兵口中聲聲只叫：『宗澤，俺家大王有令，要你歸降；快快下馬，免



岳飛報恩

你一死。』正在危急之際，猛聽得一片喊聲叫道：『搶挑小梁王的岳飛殺進來了！』宗老爺暗想：『這岳飛已回去，難道是夢裏不成？』正在疑惑，只聽得一聲吶喊，果然岳飛殺到面前。宗澤大喜，高叫：『賢弟，老夫在這裏。』岳大爺上前叫聲：『恩師，門生來遲，望乞恕罪！』話聲未絕，只見湯懷從左邊殺來，張顯從右邊殺來。岳大爺便叫：『二位兄弟，恩師在此，

且併力殺出營去。』宗爺此時好生歡喜，四個人併力一堆，逢人便殺，好似砍瓜切菜一般。

不道那牛臯王貴，恐怕那些賊兵，被他三個殺完了；因此急急趕來。將到營門，擡頭一望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『還有！還有！』王貴道：『牛兄弟，且慢些上來；等我先上去吃兩貼補藥，補著精神！』牛臯道：『王哥，你是病後，且讓我先上去燥燥脾胃。』說罷，他便拍著烏騮馬，舞動雙鐵錘，很像玄壇再世；那王貴騎著紅馬，使開大刀，猛如關帝臨凡。一齊殺入營來，真是人逢人倒，馬遇馬傷。那些嘍囉，快報與王善道：『啓上大王爺，不好了！前營殺進三個
人來，十分利害！不道背後，又有一個紅人，一個黑人，殺進來，兇惡得緊！無人抵敵，請令定奪。』王善聽了大怒，叫：『備馬來！待我親



岳飛報恩

自去拿他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：「得令！」帶馬的帶馬，擡刀的擡刀。王善忙忙上馬，提刀衝出營中。嘍囉吆喝一聲：「大王來了！」王貴看見，便道：「妙呀！大哥哥常說「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必擒王。」就一馬當先，逕奔王善。牛臯大叫：「王哥哥，不要動手，這貼補藥，我要吃的！」這一聲喊，猶如半空裏起個霹靂。王善吃了一驚，手中金刀鬆得一鬆，早被王貴一刀，連肩帶背砍於馬下。王貴下馬取了首級，挂在腰間；看去王善這口金刀，好不中意，就把自己的刀撇下，取了金刀，跳上馬來。牛臯見了，急得心

頭火起，便想：『我也要尋一個這樣的殺殺，纔好出氣。』便舞開雙劍，逢着便打。正在發瘋，早被岳大爺看見，心中暗想：『難道他撇了王貴，竟自前來不成？』正要上前來問，忽見王貴腰挂着人頭，從斜刺裏將賊將鄧成追下來；正遇岳大爺馬到，手起一槍，鄧成翻身落馬，復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田奇舉起方天畫戟，正待來救，被牛臯左手一劍，挑開了畫戟，右手一劍，把田奇的腦蓋打得粉碎，跌下馬來，眼見得不活了。那些衆賊兵，看見主帥軍帥已死，料難抵擋，紛紛奔逃。

山頂上宗方公子，看見賊營已亂，領兵衝下，直抵賊營亂殺。衆賊乞降者萬餘，殺死者不計其數；逃生者不上千餘人。宗澤吩咐鳴金收軍，放拾遺棄的旗帳衣服，兵器糧食，不計其數。又下令

將降兵另行紮營住下，自己擇地安營，等待次日進城。

岳飛等拜辭宗澤，即欲起身回去。宗澤道：「賢契等有此大功，豈宜就去？待老夫明日進朝奏過天子，自有好音。」岳飛應允，就在營中歇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宗爺帶領兄弟五人，來到午門，宗爺入朝，俯伏金階啓奏道：「臣宗澤奉命領兵殺賊，被賊兵圍困，不能衝出，幸得湯陰縣岳飛……等弟兄五人，殺入重圍，救了臣命，又誅了賊首王善，並殺了賊將軍師鄧成、田奇……等，俱有首級報功，降兵一萬餘人，收得車馬糧草兵械，不計其數，候旨發落。」徽宗聽奏大喜，傳旨命宗澤平身，宣岳飛等五人上殿見駕。五人俱俯伏，三呼已畢。徽宗就問張邦昌：「岳飛等五人，如此大功，當封何職？」邦昌遂奏道：「若論破賊，該封大官；只因武場有罪，

可將功折罪，權封爲承信郎，俟日後再有功勞，另行陞賞。」徽宗准奏。傳下旨來，岳飛謝恩退出。又命戶部收點糧草，兵部安貯降兵；其餘器械財帛，盡行入庫，各官散班退朝。宗澤心中大怒，暗罵：「奸賊！如此妬賢嫉能，天下怎得太平？」

讀者，你道這承信郎，是什麼前程？就是千總把總的小官，故此宗爺十分懊惱。但是聖上聽了奸臣之話，已經傳旨，亦不好再奏；只得隨着衆官散朝，含怒回府，只見岳飛等俱在轅門首伺候。宗澤忙下馬，用手相攜，同進轅門；到了大堂，坐定。宗澤道：「老夫本欲力薦大用，不期被奸臣阻抑；我看此時不是幹功名的時候，賢契等不如暫請回鄉，再圖機會罷了。老夫本欲屈留賢契居住幾日，只因自覺慚媿，也不虛邀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恩師大德，門生

等永永不忘；今承台諭，就此拜別。』宗爺雖如此說，心中原是不捨；只因奸臣當道，若留他在京，恐怕別生禍端，只得再三珍重囑咐，送出轅門。

岳大爺弟兄五人，辭了宗爺，回到昭豐鎮上，收拾行李，別了店主人，一路望湯陰縣而去。



87.67
9.3
73

